

七月运动、  
半夜呼声与圣经派信徒日历

阿德里安·埃本斯

# 七月运动、半夜呼声与圣经派信徒日历

主必快来媒体出版



[maranathamedia.com](http://maranathamedia.com)

2018年3月24日

2021年4月17日更新

# 目录

我们应遵循哪种日历？ .....	4
半夜呼声 .....	5
圣经派信徒日历 .....	6
《善恶之争》中的春分 .....	9
但现在的圣经派信徒不是否定 1844 年 10 月 22 日了吗？ .....	12
春分后的第一个月朔源于巴比伦 .....	13
反尼西亚的教父们 .....	18
但大麦不是非常可靠！ .....	19
希勒尔二世和让罗马人开心 .....	20
被照亮的天路 .....	22
B. “1843 年” .....	25
1. 时间的计算 .....	25
2. 计算的调整 .....	30
3. 第一次失望 .....	33
C. 米勒耳派宣教运动的高潮 .....	35
1. “七月初十” .....	35
2. “真正的半夜呼声” .....	39
3. 第二次失望或大失望 .....	43
D. 总结 .....	44

## 我们应遵循哪种日历？

对于那些已经认识到安息日和节期中有一种蒙福的神圣模式的人，自然就会问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遵循哪种日历？

对于那些相信上帝在 1840-1848 年间引导复临信徒到一个稳固平台上的人，这本小册子就是为你写的。如果你对复临先驱们的工作不感兴趣，或不相信上帝确实已为他们宣讲的第三位天使信息奠定了坚固的平台，那么请就此止步，因为你不会认为接下来的资料有价值。

但 8:14 中 2300 日预言的终点是 1844 年 10 月 22 日；这是复临信仰的中立柱。

“到二千三百日，圣所就必洁净”（但 8:14）。这句话比任何其他经文更可作为复临运动信仰的根基和柱石。——《善恶之争》，第 409 页

复临信徒是通过建立在圣经派犹太历上的七月运动而得出 1844 年 10 月 22 日这个日期的。我在这本小册子中详细介绍了 1843 年和 1844 年的复临运动史，以证明事实确实如此。怀爱伦在《善恶之争》一书中概述了这段历史。我在这里引用其中的一部分：

在摩西律法的制度之下，洁净圣所，或赎罪大日，乃是在**犹太历的七月初十**（见利 26:29-34）。那时，大祭司既为全以色列行了赎罪之礼，并藉此把他们的罪从圣所里挪去，就出来为百姓祝福。所以当时的信徒认为我们的大祭司基督也要显现来毁灭罪恶与罪人，藉以洁净全地，然后将不朽的福分赐给祂的百姓。所以他们认为**七月初十的赎罪大日，即洁净圣所的时候，按公历是一八四四年十月二十二**

日，也就是救主复临的时候。这与过去所提的证据符合，说明那二千三百日必要在秋季结束，这种结论显明是肯定而无可非议的。

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的比喻中，紧接着等待和睡觉的时期便是新郎的来临。这和以上根据预言和预表所提出的论据是完全符合的。这些论据有力地说明了其本身的真实性；于是在成千的信徒宣传了这“半夜的呼声”。

这个运动像潮水一样扫荡了全地。从这城到那城，从这村到那村，深入最遥远的地区，直到一切等候基督的上帝子民都被唤醒了。在这个消息传扬之下，狂热的现象云消雾散了（译者注：英文可直译为：如太阳升起前的早霜一样消失了）。信徒的怀疑和烦恼也已解除；他们的心被希望和勇气所鼓舞。这次工作不像一般出于感情的刺激而不受圣经和圣灵控制的运动那样有极端的趋势。——《善恶之争》，第 399, 400 页

## 半夜呼声

怀爱伦描写到，七月运动的半夜呼声的精神像潮水一样。很少有人意识到这场运动的能力。请仔细注意这番话：

自从使徒的日子以来，没有任何宗教运动比一八四四年秋季的运动更少掩有人的缺欠和撒但的诡计。就是经过了许多年，凡参加过那次运动而仍坚立在真理基础上的人，仍可感受到那次工作的神圣影响，并能证明那是出于上帝的。——《善恶之争》，第 401 页，第 3 段

1844 年的秋天是那年的九月和十月。我们一定不要错过撒母耳·斯诺 (Samuel Snow) 带来的被称为“半夜的呼声”的信息与他提出的日历之间的联系。圣经派体系的使用并非他独有。1843 年 7 月, 海姆斯 (Himes) 在《时兆》中写道:

现在, 在拉比派犹太人和圣经派犹太人之间就开始一年的正确时间展开了一场争论。后者争辩说, 根据《利未记》第二十三章, 一年必须从距收割大麦最近的那个月朔开始。在犹太, 庄稼直到拉比历逾越节后的一个月才成熟。——约书亚·海姆斯, 《时兆》, 1843 年 7 月 12 日

## 圣经派信徒日历

通过使用拉比派的春分系统, 他们把基督钉十字架的时间定在了在公元 33 年, 但有些计算仍不完美。圣经派信徒日历体系的引入有助于将碎片拼凑在一起。在下面这段摘录中, 海姆斯提到了公元 30 年而非公元 31 年, 因为那时尚未发现从公元前到公元之间没有公元零年的这个细节。

如果圣经派犹太人是正确的, 那么公元 33 年真正的逾越节就是在一个月后举行的, 或比弗格森 (Ferguson) 认为的晚 29 天, 也就是那一年的周六。在同一张表格中, 弗格森告诉我们, 在公元 30 年, 拉比历的逾越节是在星期四: 因此, 如果我们从那个时间算起, 距圣经派信徒的逾越节还有 29 天, 那么就到了下个月的星期五。因此, 我们发现, 根据弗格森的说法, 如果圣经派犹太人是正确的, 基督钉十字架的时间是在公元 30 年, 即一七之半, 也就是从公元 26 年 7 月开始后的三年半, 再加上三年半,

就把我们带到了公元 33 年的同一时间。——《时兆》，1843 年 7 月 12 日

在复临运动早期，威廉·米勒耳曾表示，基督复临将发生在 1843 年 3 月 21 日的春分和 1844 年 3 月的春分之间。但随着时间的临近，对更准确理解的渴望就变得至关重要。3 月 20 日，在 1844 年春分的前一天，海姆斯宣布他对圣经派信徒日历充满了信心。

人们经常会问这样一个问题：犹太年什么时候结束？一般的印象是只到 3 月 21 日。——然而，这种观点只是根据目前犹太拉比们所使用的计时法，但在这一点上，他们已经背离了摩西律法的要求。根据《利未记》第二十三章，一年是在距收割大麦最近的月朔开始的；在犹太，月朔的出现比拉比开始他们一年的时间晚了整整一个月。

如普里多 (Prideaux) 博士所示，犹太人的一年最初是完全没有人为因素的，而且只要他们还在自己的土地上，敌人尚未统治他们之前，就一直是这样。在公元前几百年，他们使用的是 84 年的天文周期，有一定数量的闰年，每个闰年有 13 个月，而非通常的 12 个月。由于这种算法被认为是错误的，便用梅托 (Metu) 的 19 年周期代替了它。为了弥补其缺陷，拉比撒母耳 (Rabbi Samuel) 在犹太历尚未完善时就以现在的样式提出了这个犹太历；约公元 360 年，拉比阿达 (Rabbi Adda) 对其加以改进，后来又由拉比希勒尔 (Rabbi Hillel) 加以完善 (参阅《普利多公约》第一卷，第 49-54 页。) 根据这个历法，犹太人的一年在春分后的第一个月朔开始，今年是 3 月 21 日。但根据圣经派犹太历，真正的一年直到下个月，也就是四月的月朔时才能开始。

从《利未记》二十三章可以明显看出，圣经派犹太人是正确的。它要求大麦要在逾越节的时候成熟，也就是正月十四，在耶路撒冷，这要比拉比守逾越节的时间晚一个月；拉比们没有注意到上帝的这一要求。——约书亚·海姆斯，《时兆》1844年3月20日

同年晚些时候，海姆斯再次向我们展示了他确定七月的算法

很难把七月的开始确定在一整月内。摩西律法规定逾越节要在满月的时候，也就是大麦成熟之时，而这个时间从三月末到五月初不等。拉比派犹太人在春分后遵守第一个满月，而不考虑大麦收割的问题，这个时间通常比遵守摩西律法的圣经派犹太人遵守的满月要早一个月。犹太人的一年从逾越节前的月朔开始。如果圣经派犹太人总是在春分后的第二个满月遵守逾越节，我们可能就会知道他们的一年何时开始；但大麦成熟时，他们就和拉比派犹太人一起在第一个满月时遵守。春分后的第一个满月从3月20日到4月5日不等。到了3月20日，若大麦还未成熟，圣经派信徒就遵守第二个满月。但快到四月一日时，大麦通常就成熟了。那时，圣经派犹太人和拉比派犹太人就会在同一个满月守逾越节。今年的第一次满月是在4月3日；那时大麦是否成熟，然后他们就遵守了真正的逾越节，还是直到下个月才遵守，我们不得而知。由于今年的第一个满月来得很晚，所以很可能圣经派犹太人是在那时遵守的逾越节，除非那年的收割比往年晚。若果如此，那么我们很快就要到七月了。

卡尔梅特 (Calmet) 在第 3 卷第 489 页说, 根据肖 (Shaw) 的说法, 三月底, 耶利哥的大麦已经成熟; 同样, 十四天后阿克里 (Acre) 的大麦也成熟了。另外, 根据霍伊斯特 (Hoest) 的说法, 三月底时, 摩洛哥的大麦还是麦穗, 摩洛哥的气候与犹太一样。他说, 犹太和摩洛哥的大麦是在二月中旬播种的 (同上, 第 3 卷, 第 486 页)。卡尔梅特引用肖的话说, 青豆可以在整个春天采摘, 在三月成熟。——1844 年 9 月 11 日, J. V. 海姆斯, HST, 第 45 页, 第 4 段

因此, 米勒耳运动就从拉比派的春分算法改为了圣经派信徒的大麦算法。

第二次修正与基督复临的正确年份有关。米勒耳的“犹太年”从 1843 年 3 月 21 日 (春分) 到 1844 年 3 月 21 日 (春分), 最初被他的追随者所普遍接受。然而, 当人们渐渐注意到不同的犹太算法时, 讨论的大趋势认为圣经派犹太人的算法比拉比派的算法更符合圣经。由于接受了圣经派犹太人的算法, 他们修正了基督钉十字架的日期, 因为迄今为止是米勒耳派主要权威的弗格森在确定基督钉十字架的日期时使用的是拉比派算法。——杰勒德·达姆斯地哥特 (Gerard Damsteegt),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息与使命的根基》(1977 年版) 第 89 页。

## 《善恶之争》中的春分

后来成为《善恶之争》的《预言之灵》卷四的脚注中解释了米勒耳最初估算时间的历史事实。

复临信徒们起初期盼基督在 1843 年复临，后来认为应该延伸到 1844 年春季。其原因简述如下：古时候一年不是象现在这样从仲冬开始的，而是开始于春分之后的第一个新月。所以，2300 日的起点既是按古时的纪年法计算的，就必须将这个方延用到它的终点。因此，1843 年应该在春天结束，而不是在冬天。——《预言之灵》卷四，第 479 页，第 2 段

然而，2300 日不能从公元前 457 年初算起。因为亚达薛西的法令——2300 日的起点——直到那年秋天才生效。因此，2300 日始于公元前 457 年秋，必须延至 1844 年秋。

米勒耳和他的同工起先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他们期待基督在 1843 年降临；因此有了第一次的失望和表面上的耽延。正是由于发现了正确的时间，连同其它的圣经见证，才导致了众所周知的 1844 年的半夜呼声运动。将 2300 日的终点定在 1844 年秋季，这种预言时期的计算方法至今仍是确立而无可指摘的。——《预言之灵》卷四，第 495 页，第 3 段

在古代，许多文化确实是按照春分来运作的。这当然是罗马人的习俗，也被在罗马统治下的犹太人所采用。

雅恩（Jahn）在他的《考古学》第 111、112 页说，摩西“规定祭司要在逾越节的第二天，或四月第一次新月后的第十六天，献上一捆成熟的麦子。因为如果他们在一年的最后一个月看到谷物没有如期成熟，他们就不得不加一个闰月，而这事通常发生在第三年。犹太拉比们说，这两年最初的月份是三月和九月，而非四月和十月。人们承认他们是在晚期才这样做的，但这种变化可能是由于以三月为一

年伊始之罗马人的榜样。犹太人喜欢他们在这方面的榜样，或者因被他们的权威所推翻，而采取了同样的做法。这是最可能的说法，并且事实也很明显，拉比的立场不仅被约瑟夫所反对，也与叙利亚语和阿拉伯语的用法不符；还有一个事实，那就是规定的三大节期的遵守也不在三月和九月，如米凯利斯（Michaelis）所证明的那样：参见 Commentat, de Mensibus Hebraorum in Soc. Reg. Goett. 1763—1768, 第 10 页，以及约书亚·海姆斯，《时兆》1843 年 7 月 12 日

“圣经派”（Caraites）一词表示“在律法上完全的人”。这些人指责拉比们背离律法，而效法异教徒的习俗；这种指责是正当的，因为他们仿效罗马人，以春分来定年份；律法并没有提到过春分。——撒母耳·斯诺，《真正的半夜呼声》，1844 年 8 月 22 日，于 1844 年 10 月 2 日和 10 月 9 日在《时兆》中再版。

《预言之灵》卷四的脚注表明：起初的普遍算法后来在半夜呼声中被纠正了，而这次运动使用的就是圣经派计算体系。

正是由于发现了正确的时间，连同其它的圣经见证，才导致了众所周知的 1844 年的半夜呼声运动。将 2300 日的终点定在 1844 年秋季，这种预言时期的计算方法至今仍是确立而无可指摘的。——《预言之灵》卷四，第 495 页，第 3 段

因此，这本书的脚注并不支持将春分作为一年的起始时间。它只是陈述了一个历史事实：米勒耳最初是如何从他对古代时间的理解中计算出这个时间的，然后又解释了它是如何在后来的半夜呼声中被纠正的。

## 但现在的圣经派信徒不是否定 1844 年 10 月 22 日了吗？

当问及现在的圣经派信徒关于 1844 年 10 月 22 日这个日期时，他们会告诉你圣经派信徒是在那年九月守的赎罪日。这个信息已被用来诋毁圣经派信徒不可靠。但以色列现在的一位圣经派信徒领袖告诉我们究竟他们为什么是在九月守的赎罪日。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传统似乎听说过这种圣经派信徒的做法，或者他们可能认为这是圣经派信徒的做法，因为他们(正确的)假设，圣经派信徒严格遵循圣经。亚笔月是圣经派信徒的焦点，直到今天，圣经派信徒的婚约还包括一个誓言，即新人要“根据月亮的可见性和亚笔月在以色列地的出现”来庆祝节期。然而，早在中世纪就有逐渐采用了拉比派 19 年周期的圣经派信徒。起初，只有散居在遥远之地的圣经派信徒才遵循拉比派的 19 年周期。他们声称，很难从如此遥远的地方收到有关以色列大麦收成状况的报告。直到十五世纪，尽管那些分散各地的同胞接受了拉比派的 19 年周期，但圣地的圣经派信徒仍遵循亚比月……

然而，到了十九世纪，散居的和以色列地的圣经派犹太人都普遍遵循了拉比派的 19 年周期。十九世纪的圣经派信徒 Hacham Shlomoh ben Afedah Hacohen 写了一篇关于 Elijah Baschyatchi 的《Aderet Eliyahu》的删节意译本。在他的缩写本中，Shlomoh Afedah 转述了上面引用的那段话，但增加了以下的话：

一段时间以来，对亚笔月的探求甚至在以色列地也被抛弃了，他们(以色列的居民)使用上述的闰年体

系(即拉比派的 19 年周期), 就像我们在以色列之外的做法一样, [这]有背 Rav[即 Baschyatchi]和 Hachamim[在上述引用的 Aderet Eliyahu 的段落中提到的]的法律决策, 也许是为了团结所有社区, 以便我们和他们之间在确定年份方面不致有分歧。”——摘自《Gefen Ha'Aderet》, Shlomoh ben Afedah Hacoheh, 以色列 1987 年版, 第 22-23 页(写于 1860 年)[翻译自尼希米·戈登(Nehemiah Gordon)的希伯来语, 为清晰起见, 译者加了方括号。

很明显, 在 Shlomoh ben Efedah Hacoheh(1860 年左右)的时候, 各地所有的圣经派信徒已沿用拉比派的 19 年周期多年。因此, 根据拉比派的 19 年周期, 圣经派信徒一定是在 1844 年 9 月下旬庆祝的赎罪日, 而非在 1844 年 10 月下旬。——尼希米·戈登(Nehemiah Gordon)关于 1844 年赎罪日主题的信函。1998 年 11 月 27 日。

我们看到圣经派信徒确实没有在十月守赎罪日, 但那是因为他们放弃了自己的方法, 而采用了拉比派的算法。米勒耳派复临信徒足够仔细地研究历史, 发现了真正的圣经派信徒算法, 即使圣经派信徒本身并没有遵循他们自己的方法; 这一事实说明了复临信徒寻找真理的奉献精神。

## 春分后的第一个月朔源于巴比伦

约书亚·海姆斯和撒母耳·斯诺都指出, 拉比派犹太人在其算法中已经偏离了摩西律法。撒母耳·斯诺指出, 他们效法了异教罗马人的习俗。

有趣的是，凯撒大帝和教皇格里高利都改变了历法，部分原因是为了解决与春分相关的问题。

当尤利乌斯·凯撒在公元前 45 年设立儒略历时，他把 3 月 25 日定为春分；在波斯和印度历法中，这已经是一年的开始。因为儒略年比回归年平均长约 11.3 分钟(或每 128 年长 1 天)，因此，日历会根据两个春分而“漂移”——这样，公元 300 年的春分出现在 3 月 21 日左右，到公元 1580 年代，它又向后移回到了到 3 月 11 日。

这种变化促使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建立了现代的格里高利历，即公历。教皇想继续顺应公元 325 年尼西亚会议关于复活节日期的法令，这就意味着他想把春分挪到那年复活节那天(3 月 21 日是儒略历复活节表中分配给它的日子)，并且通过将每 400 年的 100 个闰年减少到 97 个闰年，俾在将来使复活节一直保持在那个日期左右。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quinox>

罗马教会和犹太人都遵循春分后的第一个新月，而是春分后的满月。以下是复活节的计算方法：

根据数学计算，复活节是满月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在 3 月 21 日或之后。如果满月是在星期日，那么，就将在下个星期日庆祝复活节。

虽然复活节在礼拜仪式上与北半球春天的开始(三月的春分)和满月有关，但其日期并非基于这两个事件的实际天文日期。

无论时区如何，3月21日是教会规定的3月的春分，而实际的春分则是在3月19日到3月22日之间不等，其日期取决于时区。

用来确定复活节日期的逾越节满月日期，是基于被称为莫顿周期的19年周期而来的数学近似法。

<https://www.timeanddate.com/calendar/determining-easter-date.html>

拉比派犹太人是这样计算逾越节的：

逾越节于尼散月第十五日开始，通常是在公历的三月或四月。第十五日从第十四日之后的那个晚上开始，并于当晚吃逾越节家宴。逾越节是一个春季的节期，所以尼散月第十五日通常开始于北方春分后的满月之夜。然而，由于闰月是在春分之后，因此，逾越节有时会在春分后的第二次满月开始，比如2016年。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assover#Date\\_and\\_duration](https://en.wikipedia.org/wiki/Passover#Date_and_duration)

没有一个犹太社区遵循春分后的第一个新月。然而，有大量遵守节期的复临信徒主张以春分后的第一次新月作为一年的开始。但是这个想法源自何处呢？

有记载的最早新年庆典可追溯至4000多年前的古巴比伦；它与宗教、神话有着深刻的联系。对古美索不达米亚的巴比伦人来说，春分之后的第一次新月——白天晚上一样的3月下旬的一天——预示着新年的开始，代表着自然界的重生。他们用一个个名为阿基图(Akitu，源自苏美尔语，意为大麦，在春天收割)的大型宗教节日来纪念这一节日；在节日的

十一天里，每天都有不同的仪式。在阿基图时期，众神的雕像在城市街道上游行，并举行象征他们战胜了混乱势力的仪式。巴比伦人相信，诸神通过这些仪式象征性地洁净并重建了这个世界，为新年和春天的回归做准备。

<https://www.ancient-origins.net/myths-legends-important-events/ancient-origins-new-year-s-celebrations-001181>

上述资料列出了最早记录的新年节日活动来自巴比伦，并且我们非常感兴趣地注意到这个新年活动是在春分后的第一个新月举行的，并与其宗教和神话深深地交织在一起。这是另一段引用，其中包含一些有趣的信息。

**3月下旬春分后的第一个新月之后，古美索不达米亚的巴比伦人将以一个为期多日的阿基图节日来纪念自然界的重生。这种早期的新年庆祝活动可以追溯至公元前2000年左右，据信与宗教和神话密切相关。在阿基图时期，众神的雕像要在城市的街道上游行，并举行象征他们战胜了混乱势力的仪式。巴比伦人相信，诸神通过这些仪式象征性地洁净并重建了这个世界，为新年和春天的回归做准备。**

阿基图的一个迷人之处是巴比伦国王所忍受的一种仪式上的羞辱。在这个特殊的传统中，国王被带到马杜克神像前，被脱去王袍，并被迫宣誓他曾光荣地领导这座城市。然后，大祭司会扇国王一巴掌，拽着他的耳朵，希望能让他哭出来。王若流泪，就意味着马杜克感到满意，并象征性地扩大了国王的统治。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些政治因素表明，阿基图是君主政体用来重申国王对国民的神圣权力的工具。

<https://www.history.com/news/5-ancient-new-years-celebrations>

我们看到，自亚伯拉罕时代以来，巴比伦人一直在遵守春分后的第一次新月。我们饶有兴趣地注意到，巴比伦王被脱去王袍，被扇耳光，乃是他们仪式的一部分。罗马人是在让耶稣演这出巴比伦的戏剧吗？

巡抚的兵就把耶稣带进衙门，叫全营的兵都聚集在祂那里。28 他们给祂脱了衣服，穿上一件朱红色袍子，29 用荆棘编做冠冕，戴在祂头上，拿一根苇子放在祂右手里，跪在祂面前，戏弄祂，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30 又吐唾沫在祂脸上，拿苇子打祂的头（太 27:27-30）。

兵丁用荆棘编做冠冕戴在祂头上，给祂穿上紫袍，3 又挨近祂，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他们就用手掌打祂的脸，嘲笑祂（约 19:2-3）。

这就支持了约书亚·海姆斯和撒母耳·斯诺关于使用春分体系的观点。这是异教的体系！更令人惊奇的是，它竟直接来自巴比伦。因此，我们惊奇地发现，许多遵守节期的复临信徒正在跨过犹太人和罗马天主教會的装饰，而拥抱巴比伦的纯习俗，即春分后的第一个新月。这怎么可能呢？

撒但是欺骗大师，并嘲笑那些想要离开并遵守律例的上帝子民。人们渴望守主的节期是好事。然而，令人悲哀的是，许多人却想效法巴比伦人，使用他们的体系来确定新年。我呼吁所有人都从巴比伦出来，按照圣经指明的方法来守耶和华的节期。

## 反尼西亚的教父们

正如这本书后面详细解释的，犹太人遵循大麦亚笔月之后的第一个新月，直到约四世纪。基督死后，基督教对犹太人的感情越来越疏远。在反尼西亚神父的著作中有证据表明，基督徒不应该和犹太人一起守节。他们若在春分前参加犹太人的节期，他们还会受到惩罚。

### 十七：应如何遵守逾越节？

因此，被基督宝血所赎买的弟兄们，有责任**十分谨慎地在春分后守逾越节**，免得你们被迫一年两次纪念基督的受苦。只需一年遵守一次，因为祂只死过一次。

你们自己不要计算，而要在你们行了割礼的弟兄这样行时遵守；要和他们一同守。如果他们在计算中出错了，你不必担心。当除酵的日子，你们要在夜晚警醒。犹太人过节的时候，你们要禁食，为他们哀恸，因为他们在过节期时把基督钉在了十字架上。当他们悲痛，吃无酵饼的时候，你们要守节。但要谨慎，不要再和犹太人一起守这节，因为我们和他们没有来往；因为他们在计算上被导入歧途了，自以为计算得很完美；他们将在各方面被误导，远离真理。但是你要仔细观察春分，发生在腊月二十二，也就是狄斯特罗斯(三月)，要仔细观察，直到那月二十一日，以免那月十四日落在另一个星期里，从而犯了错误，因为无知而在一年中过两次逾越节，或在星期日以外的日子庆祝我们主的复活。——《反尼西亚的教父们》卷七“使徒的章程”  
07. 07. 09

8. 若有主教、长老、执事，在春分以前与犹太人一同守逾越节，那人就当被革职。——《反尼西亚的教父们》卷七，“使徒的章程” 07.07.16

“在春分之前和犹太人一同守逾越节”这句话清楚表明：犹太人有时在春分之前守逾越节。这样做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亚笔月大麦报告。那些拒绝守妥拉之犹太人的基督教领袖坚持只在春分后守节。

## 但大麦不是非常可靠！

把我们的日历建立在来自以色列的农作物报告上的想法似乎令很多人反感。对依赖于以色列地犹太人作物报告的反感并不新鲜。这势必也会令君士坦丁很是烦恼。

他们夸口说，**若不受他们的教训，我们就没有能力遵守这些事**，实乃无稽之谈。自从他们杀了他们的主而犯了弑亲罪以来，他们就不受制于理性，而是受制于失控的情欲，并且被其心中疯狂精神的每一种冲动所左右，这样的人怎能形成一个健全的判断呢？因此，在这一点上和在其他方面一样，他们对真理一无所知，因此，由于完全不知道这个问题应如何调整，他们有时会在同一年中庆祝两次复活节。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追随那些承认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呢？**我们决不同意在一年中守这节两次。——《君士坦丁》，尤西比乌斯，“君士坦丁生平”第18章

君士坦丁找到了制定自己的日历而不依赖于犹太人的借口。他指责犹太人杀了基督，作为不信任他们的理由，并斥责他们有时竟过两次逾越节！这是因为有时他们得不到所需要的信息，他

们就会守两次逾越节，以确保万全。他们显然想得到祝福，这岂不是件好事吗？对君士坦丁来说不是。

## 希勒尔二世和让罗马人开心

罗马人实际上试图阻止犹太人守节期。公元四世纪，希勒尔二世制定了一套令罗马人满意的历法体系，从而避免了困难。

希勒尔二世：宗主教(330-365年)；犹太三世的儿子和继承人。只有两处提到他的名字与哈拉克特(halakot)有关：一处是约瑟·阿宾(Jose B. Abin)向他阐述了一条法律；另一处是希勒尔引用密西拿(注：犹太教口传律法集部分)来建立一条法律(Yer. Ber. ii. 5a; Yer. Ter. i. 41a)。据说他制定了一道法令，而这道法令被证明对他自己及其信奉同一信仰的后世之人有不可估量的益处。为了使阴历和阳历相同，从而使世界各地的人都可能在《圣经》中指定的日子庆祝节期，就需要在一个月中插入一天，一年中插入一个月(请参阅《日历》)。这些插入是在犹太公会特别委员会会议上决定的。但是君士坦提乌斯追随哈德良暴政的先例，禁止举行这样的会议，也禁止公开发表专门用于犹太人目的的文章。因此，确定年历变得何等困难，可以从一封写给拉巴(Raba，他是玛互扎学院的校长)的神秘信件中判断出来；这封信被保存在了《塔木德》中。显然，这是一位在巴勒斯坦的朋友写的，他希望让巴比伦宗教当局了解其祖国犹太教的情况，并了解为上述目的举行的一次会议的决议。这封信是这样写的：

“(亚比月；犹太公会，12a)。”一对来自拉卡特(Rakkat) [提比哩亚；请参阅 Meg. 6a]的[门徒]，

被老鹰[罗马人]逮捕，因为他们拥有鲁兹面料[做穗的蓝色或紫色纱线]。借着上帝的仁慈和他们自己的善行，他们得以逃脱了。此外，身负重任的拿顺(预言者:由族长任命)希望建立一个守卫(闰月)，但阿拉米人(罗马人)不允许。然而，拉 8:11 但[委员会领袖们]众首领再次聚集，将祭司亚伦死的那月设为闰月。”

几乎所有散居的犹太人都要根据犹太公会批准的日历来遵守节期和禁食；然而，危险威胁着那些参与批准的人以及将他们的决定传达给远方各教会的信使们。为了暂时缓解外国教会的压力，胡纳·阿宾(Huna b. Abin，毫无疑问是得到了希勒尔的批准或命令)曾经建议拉巴不要等待官方设置的闰月：“当确信冬季将会延长到尼散月十六日之后，就要宣布这一年为闰年，不要犹豫”(R. H. 21a)。但随着宗教逼迫的持续，希勒尔便决定要为未来提供一个经认可的日历，尽管通过这样做切断了将散居的犹太人与他们的祖国和教区连在一起的纽带。

朱利安皇帝对希勒尔表现得特别亲切，并在很多场合都很尊敬希勒尔。在一封给他的亲笔签名信中，朱利安向他保证了他的友谊，并承诺将进一步改善犹太人的状况。在出发与波斯开战之前，朱利安给犹太会众发了一封通函，告诉他们他已经“将犹太人的税单付之一炬”，并且“为了向他们展示更大的恩惠，他建议他的兄弟，可敬的宗主教朱洛斯(Julos)废除所谓的‘寄税’。”

<http://www.jewishencyclopedia.com/articles/7699-hillel-ii>

新历法当然涉及到春分的使用，正如拉比体系和圣经派信徒历法体系研究的倡导者所表明的那样。从本质上讲，拉比体系的发展是为了让罗马人高兴。为了让罗马人高兴，他们显然需要改变摩西五经中的圣经算法。这是改变节期和律法之小角势力的一部分吗？这很值得深思。

## 被照亮的天路

虽然撒母耳·斯诺已于 1844 年 7 月 21 日发表了有关圣经派信徒日历的文章，但直到那年 8 月，复临运动才真正与圣经派信徒日历联系起来。但当人们接受这信息时，圣灵便带着大能降临。在撒母耳·斯诺根据圣经派信徒日历给出 10 月 22 日这个日期后，圣灵便在所给予的信息上加盖了认可的印记。

1844 年失望的两个月后，怀爱伦得到了第一个异象，被记录在《早期著作》一书中。

我在家庭礼拜中祈祷的时候，圣灵降临在我身上，我似乎渐渐从这个黑暗的世界高而又高地上升。我转过身来想要看看世上的复临信徒，可是找不到他们，当时有声音对我说：“你再看，稍微往高处看看。”于是我举目向上观看，见有一条笔直的窄路，远远高过这个世界。复临信徒们正在这路上往圣城走去，那城就在这路的尽头。在他们的后面，就是这路的起点处，有一道明光；有一位天使告诉我说，这光就是那“半夜的呼声”（参看太 25:6）。这光照耀着全部路程，使他们可以看清楚自己的脚步，不至跌倒。——《早期著作》，第 14 页

这路的起点有一道明光照亮了这条路。这道光照亮了通往圣城的整条路。在这光中行走，同时双眼注视着耶稣，他们必安全

无虞。天使告诉怀爱伦，这道光就是那“半夜的呼声”。半夜的呼声是由撒母耳·斯诺根据日历算出 1844 年 10 月 22 日这个日期时所带来的信息。

这个日历如何能照亮通往圣城的路？论到安息日，请注意下面这段话：

我蒙指示，全天庭都在注意观察那些承认第四诫的要求及遵守安息日的人。众天使对这神圣的制度显出高度的关怀。凡严格保守敬虔的心境，在心中尊主上帝为圣，并尽其所能地谨守安息日而善用其神圣的时间，并藉着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而尊敬上帝的人——天使就特别给他们带来亮光和**健康**，而且将特别的能力赋予他们。——《教会证言》卷二，704, 705 页

每逢安息日降下的上帝的灵也会延伸至各节期。有关这方面的扩展研究，请参阅小册子《安息日的泉源》。正是通过这历法，我们才知道在指定的时间内圣灵会更大程度地浇灌下来。

徒 3:19-20 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等于 *Mo'edim*]就必从主面前来到；20 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

因此，当我们知道时间和节期时，我们就能更充分地知道上帝的灵何时会更大程度地降下。至于有多少圣灵会降在我们身上，可以从《民数记》第 28 章和第 29 章所记载的在安息日、月朔、各节期期间面与油调和作无酵饼上计算出来。有关这方面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小册子《从天而来的生命之粮》。

因此，半夜的呼声部分是通过给我们一个日历而照亮了通往圣城的道路；这个日历告诉我们如何让我们的器皿得到油，以至

当新郎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和祂一起进去，而不至被关在门外。显然，那些选择不接受这油的人已经选择不进入婚宴。把他们关在门外的不是我们的救主。

节期的日历是我们的先驱在运动刚开始时算出来的。可悲的是，由于对约的错误理解，他们把它放在了一旁。但现在我们蒙邀重新温习这段复临信徒史，学习上帝子民在末后使用的真历法。

本书的其余部分提供了从 1843 年到 1844 年复临运动的详细历史，以及他们如何接受了圣经派信徒的计算系体系。我邀请你仔细研究它，并看到一旦这个日历显出了 1844 年 10 月 22 日这个日期，圣灵就会大有能力地沛降下来。

摘自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息与使命的根基》

第一部分，第三章，“1843-1844 的危机”

杰勒德·达姆斯地哥特

1977 年

## B. “1843 年”

### 1. 时间的计算

1843 年到来之际，米勒耳派的宣教动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因为这一年是几个时间预言结束的一年，是基督复临的一年，也是教会和世界接受真理的最后机会。米勒耳派一致认为“1843 年”是基督复临的年份。然而，有些人认为基督会在正常的公历年间(1843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复临，而米勒耳本人则认为这一事件将发生在 1843 年 3 月 21 日至 1844 年 3 月 21 日之间。米勒耳认为，“犹太人计算时间的方式”是建立在 1843 年春分到 1844 年春分的计算基础上的。<sup>1</sup>到了 1843 年，当人们进一步分析犹太人一年的算法时，发现犹太人确定年的方法有两种。一种叫拉比派算法，即“通过天文计算来确定一年的开始”，从“最靠近春分（那时太阳位于白羊宫）的月朔的第一天”算起。<sup>2</sup>根

---

<sup>1</sup> 米勒耳，《米勒耳观点概要》第 147 页。请比较：编辑，《春分》，《复临先驱报》，1844 年 4 月 3 日，第 68 页。米勒耳的一年是春分太阳年。

<sup>2</sup> 编辑，“一七之内”，《时兆》，1843 年 12 月 5 日，第 134 页；编辑，《年代表》，第 123 页。后来，拉比派犹太人的 1843 年于 1844 年 3 月 18 日结束（[哈勒]，“七月初十”《复临先驱报》，1844 年 9 月 25 日，第 60 页）。请比较：南森·达博尔（Nathan Daboll）《新英格兰年鉴》1844 年版，第 7 页；编辑，“犹太年”，《半夜的呼声》1844 年 10 月 11 日，第 117 页

据这种算法，犹太人的 1843 年始于 1843 年 4 月 1 日，结束于 1844 年 3 月 20 日，这段时间正好在米勒耳所说的一年范围内。另一种方法是圣经派信徒算法，它源自圣经派犹太人；这个小群体“依然坚守摩西律法的字面意思，并以最靠近犹太大麦收割的月朔开始[一年]……要比拉比派的一年晚一个月。”圣经派犹太人强调利 23:10, 11，这两节经文要求犹太人要在正月十六日把初熟的庄稼作为摇祭献给祭司；很明显，这个仪式只有在犹太大麦成熟时才能举行。基于此，圣经派犹太信徒的 1843 年始于 1843 年 4 月 29 日，结束于 1844 年 4 月 17 日。米勒耳派还了解到，大多数犹太人遵循拉比的计算方法，因为用与春分有关的天文算法比用犹太大麦成熟的方法更现实。

1843 年间，不同的日期被不同程度地视为基督可能复临的时间，但对其中任何一个都没有一致意见。其中最早的日期与但 12:12 中 1335 日的结束日期有关。许多米勒耳主义者认为，1335 日比但 12:11 中 1290 日的结束整整延长了 45 年。1290 日的结束时间是法国大革命期间两个事件之一的日期。这两个事件中最早的是贝尔捷将军 (General Berthier) 于 1798 年 2 月 10 日率领法国军队占领罗马。另一个事件发生在 1798 年 2 月 15 日，表明“教皇政府的废除和罗马共和国的建立”。<sup>3</sup> 因此，他们认为 1335 日被延长到了 1843 年 2 月 10 日或 2 月 15 日。随着日期的临近，“许多人翘首期盼，深信主的大日即将临到世界。”<sup>4</sup>

由不同的米勒耳主义者设定的第二组日期，与但 8:14 中 2300 日的结束有关；这个事件被认为正好发生在但 9:24-27 中七十个七结束后的 1810 年。许多人把七十个七的结束放在耶稣受难，有些人则放在耶稣升天或五旬节；此外，关于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的确切日期，有两种思想流派，导致了耶稣升天和五旬节也有两套日期。

---

<sup>3</sup> [李奇]，RPA，第 73 页

<sup>4</sup> 同上，第 73, 74 页

引起广泛关注的基督钉十字架的最早日期是公元 33 年 4 月 3 日，“许多人认为那时是七十个七的结束。”<sup>5</sup>詹姆斯·弗格森（James Ferguson）的天文计算奠定了这个日期的基础，再加上 1810 年就到了 1843 年 4 月 3 日。<sup>6</sup>坚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1752 年英国统治权采用格里高利历法时，历法的改变对以原始日期为基础的计算没有影响。<sup>7</sup>因此，与下面将要讨论的其他人相比，他们不会接受 1843 年格列高利礼拜仪式用日历所指出的 4 月 14 日为基督死的日子。当基督没有在四月复临时，这个团体中的一些人指出，七十个七可能在基督升天时结束，并认为“2300 日将在五月中旬结束，所以在主升天纪念日（5 月 14 日），圣徒可能会升到空中与祂相遇。”4 月 3 日为基督受难日的主要倡导者布利斯（Bliss），赞成五旬节。他说，因为耶稣受难是“公元 33 年 4 月 3 日，七十个七似乎在五十天后结束，延伸至基督复临的 2300 日（从七十个七起 1810 年），似乎在 1843 年 5 月 23 日结束，那时义人有理由期待在空中与主相遇。”<sup>8</sup>

---

<sup>5</sup> [布利斯]，“预言时期的结束”，《时兆》，1843 年 4 月 5 日，第 34 页

<sup>6</sup> 同上

<sup>7</sup> 同上，第 34 页

<sup>8</sup> 同上。对但 12:12 中 1335 日与众不同的解释支持 5 月 23 日这个日期。据布利斯所说，这些日子的结束表明义人要站在新地上的日期。为确定这一点，他把但 12:11 中 1290 日的终点与“到末了，南方王要与他交战”（但 11:40）这句话联系起来。这节经文象征着 1798 年埃及和拿破仑之间战争的一个方面。1290 日要“延伸至埃及[南方王]攻击波拿巴（Buonaparte），即 1798 年 7 月 1 日。1335 日延伸至这个时间之后的 45 年，因此将在次年 7 月 1 日结束；从 5 月 23 日的 2300 日终点开始，将只有四十天。故此，那时，义人有理由盼望自己能站在新地上，如天空的光辉一样闪耀，直到永远”（同上，第 35 页）。在这个论点中，四十天的时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许多旧约经文都表明了数字“40”的重要性（同上）。当这个预言落空时，就建议说 1335 日的终点将发生在 1798 年 7 月 2 日和 1799 年 2 月 27 日之间（那时拿破仑在埃及，南方王要攻打他）的四十五周年纪念期间的某个时间（编辑，“致特纳弟兄的回信”，《时兆》，1843 年 7 月 12 日，第 148 页）。

然而，大多数米勒耳派主张应该在公历上找到耶稣受难、升天和五旬节的日期。李奇说：“4月14日是许多人最为期待的时间点。他们完全相信，若不带来预期的危机，这日期就不会过去。”<sup>9</sup>当这个时间过去时，他们就开始期盼另一个可能的日期，并继续以“前所未有的热忱”开展宣教工作，相信他们的希望必能在那年剩下的时间中实现。<sup>10</sup>其他人则期待“升天节和五旬节最可能是基督复临的时间”，<sup>11</sup>不是4月3日，而是4月14日。<sup>12</sup>

---

<sup>9</sup> [李奇]，RPA，第76页。请比较：“来自斯金纳弟兄的信件”，《时兆》，1843年5月31日，第99页。1843年的逾越节也指出了上帝子民从埃及蒙拯救的拓扑的重要性（[李奇]，RPA，第74页）。拉比派逾越节落在4月14日这一事实或许会给予这个日期以更多的重要性（编辑，“一七之半”，第134页）。

<sup>10</sup> [李奇]，RPA，第76页

<sup>11</sup> 同上。根据礼拜历，基督升天和五旬节的日期是1843年5月25日和6月4日（达博尔，《1843年年鉴》，第9,10页）。1844年，李奇重申了他之前的信念，即2300日要在1843年春天的“升天纪念日”结束（“我们在哪里？”《复临先驱报》），1844年4月17日，第87页）。这一论点是基于这个观点：七十个七的终点是由基督在天上祭司职事的开始决定的。他评论说：“七十个七内将要发生的最后一件事是膏至圣，或按字面意义说，膏至圣，圣所（但9:24）”。他说：“膏（地上圣所——出30:25-31；利8:10-13）是在圣所献赎罪祭的血之前的预备。摩西所造的约柜是照着天上帐幕的样式而造的。基督为我们在哪里以祂在营外流出的血作为赎罪祭（请参阅来7-10）。因此，摩西和大祭司在模型中所做的，我们的先知和祭司基督也要在天上的真帐幕里如此行。那祂就必须在升天之后，五旬节之前，立即受膏，因为那时候祂给人带来了平安，这是祂在施恩座前得胜的证据”（同上）。李奇：“讨论”，《时兆》，1840年9月15日，第89页。在这里他说，“这是‘至圣’，‘天上’，帐幕里的至圣是一个表号，通过基督的牺牲为我们成圣（受膏），祂带着自己的血为我们显现在那里。”（括号是原作者加的）。请比较：霍奇基斯（Hotchkiss），《预言时期》，第39页。米勒耳把但9:24与基督进入至圣所联系起来（ESH，1833年版，第16页[《时兆》，1841年5月15日，第25页]）。

<sup>12</sup> 在此期间，非米勒耳派的消息来源提到1843年4月23日是米勒耳派定的基督复临的日期。这一点遭到了米勒耳派的强烈反驳，并指出这个谣言起源于《纽约太阳报》，甚至引起了基督在智利在那个特定时间复临的盼望（[李奇]，RPA，第87页；李奇，《天国的福音》，第109页）。

下一个吸引米勒耳派注意的时间是基于犹太仪式节期的拓扑重要性，是由米勒耳本人提出的。他指出，人们“会发现所有在正月(亚笔月或尼散月)或春分遵守的律法中的象征性仪式，都在基督第一次降临与受苦时应验了，但所有在七月(提市黎月)或秋分的节期和仪式，只能在祂复临时实现。”<sup>13</sup>他的一些论点是：(1) “圣所和敬拜的人，并一切属圣所的，都在七月十日至十七日得以洁净” (利 16:29-34)；(2) “在七月初十日赎罪，这当然是基督现今正在为我们赎罪的象征” (利 16:1-34；来 9:1-28)；(3) “大祭司赎罪后从至圣所出来时，为百姓祝福 (利 9:22, 23；撒下 6:18)。我们伟大的大祭司也会如此行 (来 9:28)。这是在七月初十日”<sup>14</sup>；(4) 住棚节 (利 23:34) 是“耶稣的声音召义人出来” (约 5:28, 29；帖前 4:16) 之大日的预表。<sup>15</sup>由于这个推理，即根据《利未记》和《希伯来书》来解释但 8:14，他没有期望基督在秋分之后复临。在米勒耳派经历的这个阶段，犹太年的七月很可能是由拉比派算法决定的，这个月的范围是 1843 年 9 月 24 日到 10 月 24 日。这一时期受到极大关注的另一个原因是，犹太年于 10 月份结束。米勒耳关于七月预表意义的想法得到了至少一位来信者的赞赏，在《时兆》上出现了一封信，说：“米勒耳的七月将会带来终结。”当秋分来临的时候，许多人的期望高涨，盼望主会在住棚节复临。”

米勒耳派领袖阶层拒绝了 1847 年基督复临的想法。那些提倡这一日期的人怀疑普遍持有的在七十个七结束时基督被钉十字架的观点，并把“一七之半，祂必使祭祀与供献止息”这句话解释为基督死于一七之半。七十个七将于“基督被钉后三年半结束，

---

<sup>13</sup> 《米勒耳致海姆斯的信件》，1843 年 5 月 17 日，第 85 页。写这本书是“因为有些人想知道春季中的确切日子” (米勒耳，《致歉》，第 25 页)

<sup>14</sup> 对于类似的象征学，请参阅麦克奈特 (Macknight)，《使徒书信》，关于来 9:28，约翰·班扬 (John Bunyan)，《所罗门圣殿的属灵意义》1814 年版，第 177 页 (编辑，《表号》，第 117 页)

<sup>15</sup> 编辑，“一七之半”，第 134 页

那时，彼得在异象中看到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隔墙被推倒，哥尼流归主。这是沃尔夫和其他人的观点；他们认为 1847 年是 2300 日的终点，也是世界末日。”<sup>16</sup>

## 2. 计算的调整

1843 年间，由于对预言时间计算的仔细分析，人们做出了一些被逐渐接受的调整。第一次修正可以命名为“整年”概念。人们发现，把公元前 457 年到公元 1843 年这段时间当作基数只进行加法运算是错误的。它们是序数，其间没有公元 0 年，所以公元前 1 年和公元 1 年之间只有 1 年的间隔。因此，人们认识到，如果要算出 2300 个整年，就必须有公元前 457 整年和公元后 1843 整年。很明显，从公元前 1 年的某个时间点到公元 1 年的同一时间点，只有整整一年。按照同样的原理，从公元前 457 年的某一时间点到公元 1843 年的同一时间点，也不过是整整 2299 年，比

---

<sup>16</sup> [布利斯]，“预言时期”，第 35 页。这一点由米勒耳派的讲员小西拉·霍利（Silar Hawley）提倡的（“不是这样吗？”《时兆》，1843 年 12 月 5 日，12 月 20 日，第 130-132 页，第 145-149 页）。至于编辑的回应，请参阅“一七之半”，第 132, 133 页。那位编辑说“之半”（但 9:27）除了“中间”之外，还有好几种含义，以至可以总结称：“基督钉十字架可能在一七之半，靠近中间点，在结束时，或只是在靠近结束的某个时间，目前对这个短语的意见可以这样解决这个问题”（同上，第 133 页）。李奇试图表明：2300 日的终点取决于对公元 26-27 年是六十九个七终点的强有力的年代学支持，而非基督钉十字架的时间（“庸俗的时代”，《时兆》，1843 年 12 月 20 日，第 150-152 页。请比较：编辑，“除夕礼拜”，《时兆》1844 年 1 月 3 日，第 168 页。欲查考非米勒耳派在 1847 年对但 8:14 中 2300 日终点的解释，请参阅弗鲁姆，《PFF》卷四，第 404 页。请比较 Rev. J. L. Wilson, D.D., “圣所何时被洁淨？”《时兆》1844 年 1 月 31 日，第 194, 195 页

2300 年少了一年。因此，如果 2300 年始于公元前 457 年的某一时间点，那么它要直到公元 1844 年的同一时间点才能结束。<sup>17</sup>

第二次修正与基督复临的正确年份有关。米勒耳的“犹太年”从 1843 年 3 月 21 日至 1844 年 3 月 21 日这个观点，起初被其追随者所普遍接受。然而，渐渐地，当人们注意到不同的犹太算法时，讨论的大趋势便认为圣经派信徒算法比拉比派算法更符合圣经。由于接受了圣经派信徒的算法，他们修正了基督钉十字架的日期，因为此前米勒耳派在基督钉十字架日期方面的主要权威弗格森，在确定这个日期时使用的是拉比派算法。<sup>18</sup>根据拉比派的算法，犹太人的逾越节是在春分后的第一个满月之日，而耶稣是在星期五被钉死的，根据这一点，弗格森推断耶稣于公元 33 年被钉。然而，根据圣经派信徒的算法，逾越节是在一个月后的下一个满月举行的，因此也不能是在公元 33 年的星期五，这就使那一年不可能是基督钉十字架的年份。<sup>19</sup>

爱尔兰牧师兼年代学家威廉姆·黑尔斯 (William Hales)<sup>20</sup>，根据太阳变黑的历史记载，将耶稣被钉的年份确定为公元 31 年

---

<sup>17</sup> 编辑，《年代学》第 123 页。请比较霍奇基斯 (Hotchkiss)，“2300 日”，《半夜的呼声》，1844 年 8 月 22 日，第 49 页；怀爱伦，《属灵的恩赐》，卷一，第 137, 138, 153 页

<sup>18</sup> 编辑，“特纳”，第 149 页；哈勒，“守望者的最后警告”，《复临先驱报》，1844 年 4 月 10 日，第 77 页

<sup>19</sup> 编辑，“一七之半”，第 133, 134 页。这篇文章说，春分后第一个满月的天文计算不能被视为确定犹太人逾越节确切日期的绝对证据，因为亚笔月 14 日是在月亮“出现”后的第 14 天：“月亮在一天中或早或晚的变化，会使它出现的时间有一天的差异”（同上）。请比较：哈勒，“守望者的最后警告”，第 77 页；编辑，“犹太年”，《复临先驱报》，1844 年 3 月 20 日，第 52 页，53 页

<sup>20</sup> 黑尔斯，《年代学的新分析》（参考黑尔斯，新分析，I，1830，第 98-100 页；3）；编辑，《一七之半》，第 136 页。在早期基督教传统的基础上，黑尔斯把太阳独特的变黑解释为超自然事件（同上；黑尔斯，《新年表》III，1830 年，230 页，231 页）。请比较：怀爱伦，《预言之灵》卷三，1878 年版，第 163，

，这一说法被普遍接受。哈勒把钉十字架钉放在第七十个七的中间(但 9:27)，使这一七的终点落在公元 34 年。他的解释特别容易被接受，因为它符合当时正在发生的事，即把重点从 1843 年转移到 1844 年。

在 1843-1844 年的冬天，撒母耳·斯诺提出了最后一次修正。<sup>21</sup>他的计算是基于这个假设：“重新建造耶路撒冷”(但 9:25)的法令是在公元前 457 年后半年颁布的，而根据“整年”的概念，第六十九个七(但 9:25)于公元 27 年秋天耶稣作为弥赛亚开始传道时结束。<sup>22</sup>他总结称，如果六十九个七在公元 27 年秋天结束，那么 2300 日何时结束呢？答案显而易见。2300 减去 483 等于 1817。在公元 27 年秋天之后，2300 日的预言还有很多年才能应验。在这个时间上再加上 1817 年，我们就得出了公元 1844 年秋。<sup>23</sup>

斯诺也把基于复活年份(但 12:11, 12)的计算结果调整到了 1844 年；<sup>24</sup>尽管他在 1844 年春天之前就已经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但直到第一次失望之后，这些观点才被广泛接受。

---

164 页。黑尔斯，《年代学新分析》，卷二，1811 年版，第 564 页（请比较：黑尔斯，《新年代学》卷一，1830 年版，第 98-100 页）；编辑，“一七之半”，第 136 页。根据早期基督徒的传统，黑尔斯视那次独特的太阳变黑为超自然事件（同上，黑尔斯，《新年代学》卷三，1830 年版，第 230, 231 页）。请比较：怀爱伦，《预言之灵》卷三，1878 年版，第 163, 164 页

<sup>21</sup> 撒母耳·斯诺（1806-1870）17 岁时成为基督徒，并加入公理教会。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怀疑之后，通过仔细研究米勒耳的演讲和其他关于基督复临的著作重获信心。他开始宣告基督复临的迫近。1843 年，他成为一名米勒耳派讲师。他被视为是七月运动的发起者。

<sup>22</sup> “撒母耳·斯诺致索瑟德的信件”，1844 年 2 月 22 日，第 243 页。请比较：黑尔斯，《新年代学》卷一，1830 年版，第 97 页。六十九个七是 483 天，预示实际的 483 年。以公元前 457 年为开始，这一时期的结束是公元 27 年。

<sup>23</sup> 《斯诺致索瑟德的信件》，第 243 页

<sup>24</sup> 同上，第 243, 244 页。在这里，他认为 1290 日始于公元前 509 年，于 1799 年结束，这就使他总结说，1335 日也在 1844 年结束（同上，第 244 页）。请比较：斯诺，“预言年表”，《复临先驱报》，1844 年 8 月 14 日，第 15 页；

### 3. 第一次失望

公历 1843 年过去了，许多人在那年开始时的希望没能实现。<sup>25</sup>但由于米勒耳的一年和其他犹太人的年尚未结束，所以人们对基督即将复临的期望仍然很高，宣教活动也未放缓。在宣告各种聚会时，他们都会加上“如有机会”或“如果时间还会继续”。<sup>26</sup>此外，主要期刊《时兆》的名称也改了，因为主的复临已“在门口”，我们高兴地“宣告”它的迫近。由于本刊实际上是米勒耳先生及其朋友所宣告之复临事业的第一个先驱，所以我们现在采用这个更为合适的刊名：《复临先驱和时兆》。在上帝赐给我们亮光时，我们要用预言的话语来“宣告”新郎的来临，并留意显明其复临迫在眉睫的“时兆”。<sup>27</sup>

在 1844 年春季失望之前，《复临先驱报》的编辑们采用了“复临信徒”这个名字作为那些参与米勒耳派运动之人的合适名称。这样做的理由如下：

为了方便与妥当起见，我们应该有一个与我们的对手有别，并能向世界传达我们正确立场的名字。我们并不特别反对被称为“米勒耳派”，这是那些习惯用绰号来称呼邻居之人现在对我们的称呼；但我们中有许多人在一些重要的细节上并不相信米勒耳先生。米勒耳也希望我们不要用这个名称来与人有别。“相信基督即将复临的信徒”这句话表达了正确的观念，但实在是太长了

---

弗拉维尔 (A. Flavel)， “1290 日和 1335 日”， 《半夜的呼声》， 1844 年 10 月 12 日， 第 123 页。后来，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在解释但 12:11 时又用了 508 年和 1843 年这两个日期（请参阅下文， 第 169， 170 页）

<sup>25</sup> 编辑，“新年”，第 164 页

<sup>26</sup> 请比较：海姆斯，“在波斯顿的基督复临大会”，《时兆》，1844 年 1 月 24 日，第 190 页；编辑，“纽约的会议”，《时兆》，1844 年 1 月 24 日，第 192 页

<sup>27</sup> 编辑，“下一卷”，《时兆》，1844 年 1 月 31 日，第 200 页

。“复临信徒”（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亲自复临[或降临]的人）一词，既方便又恰当。它的便利性是显而易见的。这个名字也很恰当，因它标志着我们和我们强大对手之间的真正差异。<sup>28</sup>

尽管圣经派信徒的算法（指出犹太年在 1844 年 4 月 17 日的月朔时结束）受到了主要米勒耳派期刊的青睐，<sup>29</sup>但大多数信徒认为基督复临的日期是 1844 年 3 月 21 日。在米勒耳派运动以外，3 月 21 日是众所周知的，而且他们普遍希望能在那一天“彻底推翻整个复临论体系。”<sup>30</sup> 这个时间一过，米勒耳就写道：“根据我的计算，时候已满足；我随时盼望看见救主从天而降。现在除了这荣耀的盼望之外，我已一无所有。”<sup>31</sup>这种失望非常真实，许多人（包括米勒耳）都承认了这一点，他们坦率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然而，许多人仍然对基督即将复临的盼望抱有信心，领袖们可以这样说：“我们的信心是坚定不移的，因为这些事情随时都可能发生。这一点我们永不放弃。”当基督没有在 1844 年春季复临时，不仅是“米勒耳派”，就连英国的“米勒耳派”也经历了失望。

---

<sup>28</sup> 哈勒，“复临信徒”，《复临先驱报》，1844 年 3 月 20 日，第 53 页。米勒耳宣称“复临信徒”这个名字源于米勒耳派信徒（“奥尔巴尼大会”，《复临先驱报》，1845 年 6 月 4 日，第 130 页）

<sup>29</sup> 编辑，《犹太年》第 52, 53 页；编辑，《春分》，第 68 页；编辑，《我们的立场》，第 93 页。这一立场在最早守安息日的复临信徒历史记载中也有提及（贝茨，SAWH, 第 15 页）。请比较：达博尔，《年鉴》，1844 年版，第 8 页。1844 年 3 月 21 日是米勒耳春分年的终结者；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春分年被视为拉比年（[李奇]，RPA, 第 79 页）。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后来的历史研究只提到了 1843 年 3 月 21 日的第一次失望；请参阅：怀雅各，《生平》，第 141, 154 页；拉夫伯勒（J. N. Loughborough），《伟大复临运动的兴起与发展》，1905 年版，第 150 页；埃尔斯沃斯·奥尔森（M. Ellsworth Olsen），《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的起源与发展史》，1925 年版，第 147 页；《贝茨的自传》，第 294 页，1844 年 4 月 17 日。

<sup>30</sup> [李奇]，RPA, 第 79 页

<sup>31</sup> 编辑，“你现在要放弃吗？”《复临先驱报》，1844 年 4 月 17 日，第 85 页；编辑，“我们的立场”，第 92 页；米勒耳，“致复临信徒”，《米勒耳》，第 256 页

有各种原因解释了许多人信心依旧坚定的这一事实。首先，虽然大多数米勒耳派相信基督复临将发生在 1843 年，但对具体日期却各执己见。米勒耳派期刊强烈反对设定具体日期；但当时言论非常自由，以至于出现了宣扬特定时间的文章。观点的多样性使人不至于过分相信确切的时间这一因素。其次，针对时间所作出的调整，虽然在 1843 年未被普遍接受，却避免了过于明确的立场。其中，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有：(1) 关于拉比派算法与圣经派信徒算法的讨论及其对计算十字架时间的影响，反过来使人们无法确定七十个七的终点作为 2300 日终点之标准的有效性；(2) “整年”概念的引入，导致重点从 1843 年转移到了 1844 年。最后，在 1844 年 3 月 21 日的前几个星期，米勒耳暗示了耽延的可能性：“基督若能如期复临，我们将很快唱出得胜的歌；若不能如期复临，我们将警醒、祈祷、传道，直到祂来，因为很快我们的时间和所有预言的日子必将实现。”<sup>32</sup>

## C. 米勒耳派宣教运动的高潮

### 1. “七月初十”

在第一次失望之后不久，米勒耳派通过哈 2:3 找到了一种帮助他们保持对基督即将复临信心的解释。这节经文暗示了迟延的事：

“因为这默示有一定的日期，[预言时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迟延[超出明显的结束时间]，还要等候；因为[它们的应验]必然临到，不再迟延。”<sup>33</sup>

---

<sup>32</sup> 米勒耳，《米勒耳先生在华盛顿》，《复临先驱报》，1844 年 3 月 6 日，第 39 页

<sup>33</sup> 编辑，“基本原则”，《复临先驱报》，1844 年 4 月 24 日，第 92 页（括号为原作者所加）。请比较怀爱伦，《属灵的恩赐》卷一，第 138, 153 页；同

这次失望后，许多米勒耳信徒放弃了之前的信仰时，那些忠实的信徒解释说，这种迟延是洁净复临信徒的工具，这样他们就能“知道谁巴不得主来。”<sup>34</sup>他们称 1843 年 3 月 21 日之后的这段时间为“新郎迟延的时候”（太 25:）。天国好像“那恶仆[在时间上有明显错误的人]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sup>35</sup>。这段时间也被称为“一点点时候”（来 10:37）、“快”（启 11:14）、“迟延”（哈 2:1,4）和“那日子”（来 10:25）。<sup>36</sup>

春季失望之后，宣教活动立即减少了，但半夜的呼声和审判时候的信息继续传播，但没有强调一个确切的时间段。现在宣教的重点是引导人们度一种“不断准备与持续期待主复临”的人生。

<sup>37</sup>

几个月后，斯诺阐述的一个时间引起了许多米勒耳派人士的注意。早在 1844 年 2 月，基于第六十九个七（但 9:27）已于公元 27 年秋季结束，他预计基督复临将发生在 1844 年秋季。<sup>38</sup>1844 年 5 月，斯诺计算出 2300 日于 1844 年秋结束，因为他认为基督钉十字架发生在一七之半，即公元 31 年春季，而最后一个七于公元 34 年秋季结束。<sup>39</sup>

---

上，卷四，1864 年版，第 241, 242 页。1843 年使用了类似的原理（编辑，“异象若迟延，请等待”，《时兆》，1843 年 8 月 9 日，第 180 页）

<sup>34</sup> 编辑，“谁愿见主？”，《复临先驱报》，1844 年 4 月 17 日，第 86 页

<sup>35</sup> 编辑，《我们的立场》，第 93 页（括号为原作者所加）

<sup>36</sup> 海姆斯，“吉尔曼顿节期”，《复临先驱报》，1844 年 7 月 17 日，第 190 页

<sup>37</sup> 编辑，“就……时间而言，我们的立场”，ASR，1844 年 5 月，第 125 页

<sup>38</sup> 请比较：斯诺，“预言年表”，第 15 页。斯诺于 1844 年 1 月开始宣称他的新理解（“斯诺致索瑟德的信件”，《半夜的呼声》，1844 年 6 月 27 日，第 397 页）

<sup>39</sup> 斯诺，“亲爱的复临信仰的弟兄们”，《半夜的呼声》，1844 年 5 月 2 日，第 353 页[335]。在这里，他根据提庇留在位的时间、施洗约翰的服务和基督三年半的服务时期，确定了公元 31 年这个时间。请比较：斯诺，“预言年表”，《半夜的呼声》，1844 年 9 月 19 日，第 87 页

1844年8月，斯诺发行了一份名为《真正的半夜呼声》的期刊，专门宣扬这道信息。在他的阐述中，斯诺假设2300日和七十个七的起始日期必须从“出令”（但9:25）传到犹太的时间开始，而非从第一次颁布法令的时候开始。<sup>40</sup>他发现执行该法令的时间如下：

我们从《以斯拉记》第七、八、九章得知：以斯拉于公元前457年亚达薛西在位第七年的正月初一日开始出发上到耶路撒冷，并于当年五月初一日抵达。到了耶路撒冷，他就任命官长和审判官，在波斯王的保护下，恢复犹太独立的政体，因为亚达薛西曾下令授权他全权处理此事。这件事势必需要一些时间，这样就把我们带到了重建的命令生效，开始重建街道和城墙的时候。七十个七分为三部分：七个七，六十二个七和一七（请参阅但9:25）。七个七用于建造街道和城墙。因此，他们在公元前457年秋开始重建。从那时起，2300年一直延伸至公元1844年秋。<sup>41</sup>

另一种验证这一计算的方法是基于钉十字架和七十个七结束日期之间的关系。他把第六十九个七的终点放在了“弥赛亚显现”的时候，即“耶稣于公元27年秋开始在加利利宣扬福音。”<sup>42</sup>三年半后，即一七之半（但9:27），“耶稣通过在十字架上作为毫无瑕疵的羔羊献给上帝而使祭祀和供献止息。”**斯诺接受黑尔斯博士提出的基督钉十字架发生在公元31年的观点，并说此种观点**

---

<sup>40</sup> 斯诺，TMC，1844年8月22日，第2页。欲更多了解古列、大利乌和亚达薛西王下达的“重新建造耶路撒冷”（但9:25）的法令，请参阅安德烈的《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的命令》一书，1865年版。

<sup>41</sup> 斯诺，TMC，第2页。请比较：怀爱伦，《善恶之争》，第327, 398, 399页。欲了解近期提倡亚达薛西在位第七年以斯拉的旅程是在公元前457年的两位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学者的研究，请参阅Siegfried H. Horn和Lynn H. Wood的书《以斯拉记第二章的年表》第二版修订版，1970年版

<sup>42</sup> 斯诺，TMC，第3页。斯诺又说，耶稣通过宣扬“日期满了”（可1:14, 15；太4:12, 17；徒10:37）来告诉犹太国六十九个七已结束。请比较：怀爱伦，《善恶之争》，第327页

得到了圣经派信徒计算法的证实。<sup>43</sup>他认为但 9:27 中的盟约是“新约，也就是福音”，同时它的确定标志着它建立在一七之内的“稳固根基”上；那时，“基督在一七之半坚定了盟约，祂的使徒在另一个一七之半坚定了它。”<sup>44</sup>第七十个七（即最后一个七）于公元 34 年秋结束，那时，保罗悔改，成为了最后一个使徒的见证去坚定那盟约。<sup>45</sup>从第七十个七的终点，就来到了 1844 年秋：

因为耶稣基督在一七之半被钉十字架，逾越节是正月十四，所以，一七应从公元 27 年 7 月开始，到公元 34 年 7 月结束……从公元 34 年 7 月，再加上 1810 年，就延伸到了公元 1844 年 7 月。

虽然这些计算表明了基督复临的大致时间，但确切的日期是斯诺通过一年多前米勒耳阐述的拓扑理论来确定的。米勒耳已经证明，犹太人的节期是预表，要在基督第一次和第二次降临时应验。根据斯诺的说法，在基督第一次降临时已经应验的春季表号是：(1)逾越节及其原型——基督作为逾越节的羔羊死去(林前 5:7)；(2)在安息日次日早晨献上初熟的果子(利 23:6, 7, 10, 11)，其原型是基督从死里复活，成为了初熟的果子(林前 15:20-23)；(3)七七节(利 23:15, 16)，被视为主在颁布律法时降临西奈山的周年纪念日，其原型是圣灵在五旬节降临。<sup>46</sup>然而，在犹太年七月守的秋季表号则并未遇到原型。对此他找到的唯一解释是假设它们将在基督复临时应验。带领斯诺计算基督复临确切日期的正是赎罪日的表号；在赎罪日，也就是七月初十，大祭司进入帐幕中的至圣所，在施恩座前献上牺牲的血，之后在同一天出来为等待的以色列

---

<sup>43</sup> 斯诺，TMC，第 3 页

<sup>44</sup> 同上

<sup>45</sup> 同上，第 4 页。请比较：怀爱伦，《善恶之争》，第 328 页

<sup>46</sup> 同上。关于摩西制度的拓扑意义，请参阅 [哈勒]，《七月》第 52, 53, 60-62 页；编辑，“看哪！新郎来了！”，《复临先驱报》，1844 年 10 月 9 日，第 78, 79 页

会众祝福（请参阅利 9:7, 22, 23, 24 和利 16；来 5:1-6, 9:1-12, 27, 28。这种表号的重点是在大祭司从圣所出来时和好的完成。大祭司是我们的大祭司耶稣的表号；至圣所是天上圣所的表号；大祭司出来，是耶稣复临来祝福等候祂之百姓的表号。因为这是在七月初十日（圣经派信徒算法），所以那天耶稣一定会来，因为律法的一点也不能落空。一切都必应验。<sup>47</sup>

人们普遍认为，大祭司的表号基督在升天后已进入天上圣所的至圣所，执行祂代求的工作。米勒耳派断定，基督完成此服务后，将从至圣所中出来祝福祂的子民，正如他们的解释，地上圣所的大祭司在七月初十日完成赎罪的服务后所做的那样。<sup>48</sup>

## 2. “真正的半夜呼声”

几个月来，斯诺的计算没有引起多少关注。然而，在埃克塞特帐篷大会上(1844年8月12-17日)，他对基督再来的确切日期激起了许多米勒耳信徒极大的热情，使他们的宣教事业达到了一个高潮。他们的整体反应很快被称为“七月运动”。<sup>49</sup>尽管米勒耳派的领袖认识到斯诺的立场有一定价值，但他们对重新强调时间持怀疑态度，并指出：“鉴于我们救主的保证，我们不知道‘那日

---

<sup>47</sup> 斯诺，TMC，第4页。请比较霍奇基斯，《预言时期》，第38, 39页；裴维（Peavey），“七月”，《半夜的呼声》，1844年9月12日，第75页；裴维，“新郎”，第103页，斯托尔斯（Storrs），“‘你们出去迎接祂’”，《圣经审查人》，1844年9月24日，第1页；编辑，“新郎”，第79页；编辑，“表号”，第116, 117页；米勒耳，“米勒耳弟兄关于七月的信件”，《半夜的呼声》，1844年10月12日，第122页；哈勒，“Whiting”，第82, 83页，编辑，“向公众发表的讲话”，《复临先驱报》，1844年11月13日，第109, 110页。斯诺把在七月十五日（利 23:34, 43）开始的住棚节解释为“在新耶路撒冷，上帝的帐幕在人间时所庆祝的羔羊婚宴”（TMC，第4页）

<sup>48</sup> 基督将于赎罪日的原型进入圣所的观点被驳回了（哈勒，“Whiting”，第83页）

<sup>49</sup> 布利斯，“七月运动”，ASR，1845年1月，第267页

子，那时辰’，或者像一些人理解的那样，‘没有人知道它’，在我们有权尝试‘知道’那日之前，应犹豫一下。”<sup>50</sup>然而，就在这个期待性事件发生的几个星期前，这些领袖加入了“七月运动”，允许斯诺的观点在主要的米勒耳派期刊上发表，并全力支持斯诺的观点。<sup>51</sup>在斯诺对英国“米勒耳派”产生影响后，他们也开始关注七月初十日这个话题。

这种充满热情的宣教事业的复兴被解释为完全应验了《马太福音》第 25 章的十童女比喻，并被认为是真正的半夜呼声。根据斯托尔斯的说法，之前宣扬的半夜呼声“只不过是一种警报。现在真正的半夜呼声已响起：哦，多么庄严的时刻啊！”<sup>52</sup>他不再象米勒耳那样把比喻中的十童女当作全人类的象征，<sup>53</sup>而是“1843 年自称等候基督复临的信徒。”<sup>54</sup>在第一次失望之后，他觉得童女就进入了迟延的时候，因为她们都在基督复临的确切时间上打盹睡着了，但真正的半夜呼声在午夜唤醒了她们，因此相信基督即将复临的信徒便开始查考圣经，以验证对基督复临日期之新认识的正确性。

斯托尔斯指出，这个比喻提供了迟延时间的顺序，以及对七月运动真正半夜呼声的解释。他说，迟延的时间要持续半年，因为主说，新郎迟延的时候是在“半夜”。这个异象是指“2300 日”（注：原文中的日是“晚上和早晨”）。一个“晚上”是这些预

---

<sup>50</sup> 编辑，“埃克塞特帐篷大会”，《复临先驱报》，1844 年 8 月 21 日，第 20 页。有关李奇对斯诺观点的怀疑，请参阅“七月”，《复临先驱报》，1844 年 8 月 21 日，第 21 页；“拯救——七月”，《复临先驱报》，1844 年 9 月 11 日，第 46, 47 页

<sup>51</sup> 编辑，“七月”，《复临先驱和半夜警报》[1844 年 8 月? 日]，第 7, 8 页。请比较，同上，第 81 页

<sup>52</sup> 斯托尔斯，《“你们出去”》，第 1 页。在主要的米勒耳派期刊上重印了斯托尔斯对《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的解释。

<sup>53</sup> 同上，第 40 页

<sup>54</sup> 斯托尔斯，“主的年表”，《半夜的呼声》，1844 年 10 月 3 日，第 102 页

言的一半，因此是六个月。这是整个迟延时间的长度。现在强烈的时间呼声始于 7 月中旬，以极快的速度和力量传播开来，并伴随着圣灵的显现，我从未见过“1843 年”那样的呼声。现在是真正字面意义上的“你们出去迎接祂”了。<sup>55</sup>

因此，时间元素“半夜”（太 25:6）是在但 8:14 中的 2300 日和一日顶一年之原则的背景下解释的。他把延迟时间的开始定在 1844 年“3 月或 4 月”，七月初十的结束时间不能早于“10 月 22 日或 23 日，可能会更快”。<sup>56</sup>斯托尔斯说，真正的半夜呼声是在“七月下旬”迟延时间中的“半夜”时分开始的，当时上帝把这个呼声放在了祂的一些仆人心中时，他们从《圣经》上看到，上帝已给了他们迟延时间的时间表和迟延的长度。这些都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中——“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祂！’”我们正在这里——最后的警告已经响起！！<sup>57</sup>

---

<sup>55</sup> 斯托尔斯，《“你们出去”》，第 2 页。请比较：编辑，“复临先驱”，《复临先驱报》，1844 年 10 月 30 日，第 93 页；怀雅各，《生平》，第 165 页；怀爱伦，《属灵的恩赐》卷四，第 248 页；怀爱伦，《善恶之争》，第 398, 426-428 页。据贝茨所说，斯诺是在 1844 年 7 月 20 日的住棚节期间发出的真正的半夜呼声。然后，他在新罕布什尔康科德的帐篷大会中，以及 8 月 1 日在埃克塞特（SAWH，第 30 页）讲到了半夜呼声。

<sup>56</sup> 斯托尔斯，《“你们出去”》，第 2 页。为了澄清公历七月初十的具体日期，根据圣经派信徒算法（《七月》，第 60 页），哈勒发表说 1844 年 10 月 22 日是犹太人的赎罪日。虽然半夜呼声的编辑建议 1844 年 10 月 23 日（编辑，《犹太年》，第 117 页），但期刊还是发表了赞成 10 月 22 日为基督复临之日的文章。也有人建议，基督复临可能发生在 10 月 22 日至 24 日之间（编辑，“耶路撒冷的时间”，《半夜的呼声》，1844 年 10 月 19 日，第 132 页）。当这个众目瞩目的事件之前的最后一刊中，赞同了 10 月 22 日（海姆斯，“住棚节的困扰”，《半夜的呼声》，1844 年 10 月 19 日，第 136 页）。由于月亮的变化和庄稼成熟的不同决定了圣经派信徒的年，所以有时圣经派犹太人与拉比派犹太人的一年始于同一个月朔。这就导致七月可能始于 1844 年 9 月的月朔。（裴维，《七月》，第 75 页）。请比较：编辑，“七月”，《复临先驱报》，1844 年 9 月 11 日，第 45 页

<sup>57</sup> 斯托尔斯，《“你们出去”》，第 2 页

正是把《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的比喻历史化，才使米勒耳派确信他们应验了完成救恩历史的一个重要部分。在这个比喻中，那些参与七月运动的人认为自己就是比喻中的童女，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基督即将复临并没有使他们的宣教活动瘫痪。在这个比喻中，睡着的童女被新郎来了的半夜呼声所唤醒。对那些宣扬真正半夜呼声的人来说，这表明他们有责任去唤醒睡着的童女，因为他们知道新郎到来的确切时间。尤其视自己为参与一项预言运动之人的这种理解，将他们对末世论的热切期望转变为了一种宣教的热忱。因此，斯托尔斯可以报告说，这最后的警告在 1844 年 9 月“以闪电般的速度”传扬着。<sup>58</sup>关于它对信徒的影响，他说：

在这一呼声得到人心之处，农夫离开农场，留下庄稼不去收割，出去传警告，机修工也离开了他们的修理店。大家都痛哭流涕，我从未见过人如此将一切献给上帝。人们对这一真理的信心，是在此前的呼声中从未有过的。其中的哭泣或融化人心的荣耀，只有感受过的人才能理解。<sup>59</sup>

在此期间，甚至“烟草、鼻烟壶和烟斗”也被献出来了，它们的使用被视为“一种懒惰和罪恶的习惯”，既对身体无益，也不荣耀上帝。<sup>60</sup>

他们似乎并未设想在全世界范围内宣布真正的半夜呼声(时日短促)，但许多人都尽可能地去警告他人。根据斯托尔斯的说法，这最后一次警告的主要目的是唤醒沉睡的童女——就是那些在 1843 年相信基督复临信息的人。<sup>61</sup>关于人的得救，参加七月运动之人的普遍感觉似乎是，那些爱慕基督和祂显现的人将通过在恩典

---

<sup>58</sup> 斯托尔斯，《主的年表》，第 102 页

<sup>59</sup> 斯托尔斯，《“你们出去”》，第 2 页

<sup>60</sup> 贝茨，SLG，1849 年版，第 67 页

<sup>61</sup> 斯托尔斯，《“你们出去”》，第 1 页

的门关闭、人的命运永远确定之前接受基督即将亲自复临、从倾倒的巴比伦中出来证明这一事实。

### 3. 第二次失望或大失望

就在这个预期事件发生前不久，几乎所有米勒耳派信徒都参与了七月运动真正半夜呼声的宣言，并声称“几乎所有复临信徒都普遍接受这个时间。”<sup>62</sup>米勒耳预计人类的恩典时期将在10月22日前几天结束，他说：“我坚信，10月13日将是罪人恩典时期的最后一天；从那时起，他们将在10天或15天内看到他们曾经憎恨与轻视的基督。”<sup>63</sup>10月16日，《复临先驱报》的编辑们表达了以下情绪：

我们感到自己正处于一个极为庄严、重大的危机之中；根据我们已有的亮光，我们深信七月初十日是为至大的上帝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在荣耀中显现的日子。因此，我们觉得自己的工作已完结，现在所要做的就是出去迎接新郎，并收拾灯……现在我们感觉自己的战事已经结束，战斗已打完，战争已完结。现在我们愿意谦卑在上帝大能的手下，好使我们在祂来的时候得蒙悦纳。<sup>64</sup>

当10月22日星期二过去之时，米勒耳派经历了一场大失望；那些有此经历的人才能最好地将之描述出来。有着卫理公会背景的米勒耳派教徒海勒姆·埃德森（Hiram Edson）说：“我们的期望高涨，因此我们指望主在午夜钟声敲响十二点之前复临。”这一天就这样过去了，我们的失望已成定局。我们最美好的希望和期待都破灭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哭泣情绪笼罩着我们。似乎失去所有地上的朋友都无法与之相比。我们哭啊哭啊，一直哭到天亮

---

<sup>62</sup> 编辑，“住棚节聚会”，《复临先驱报》，1844年10月16日，第88页

<sup>63</sup> 米勒耳，《七月》，第122页。请比较：贝茨，SAWH，第40，41页

<sup>64</sup> 编辑，“致读者”《复临先驱报》，1844年10月16日，第88页

。我心里默想着，说：“这次迎接基督复临的经历是我所有基督徒经历中最丰富、最有活力的。倘若这个经历被证明是失败的，那么我其余的基督徒经历又有何价值呢？圣经证明这是个失败吗？难道没有上帝、没有天国、没有金色的圣城家乡、没有乐园吗？难道这一切只是一个精心设计的神话吗？难道我们对这些事的更美好盼望与期待不是真实的吗？因此，倘若我们所有的美好希望都破灭了，我们就有了伤心与哭泣的理由。<sup>65</sup>

一些米勒耳派信徒放弃了他们的信仰，或是回到以前的教会，或是完全拒绝了基督教信仰。然而，许多曾出离教会的人仍很忠心，等待基督随时可能复临。他们的大部分注意力都集中在了互相鼓励，寻找指明基督即将复临的预兆上。

## D. 总结

在 1843-1844 年期间，米勒耳派教会发生了转变。他们在神学上形成了与罗马天主教和新教有关的巴比伦的概念。拒绝半夜呼声、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的信息，以及新教徒中迅速增长的反米勒耳派情绪，导致了这样的结论：他们的教会不仅已成为了巴比伦的一部分，而且巴比伦的倾倒是当前的现实。这就给米勒耳派的使命宣言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呼召上帝的子民从巴比伦中出来。

在此危机期间，人们做了各种尝试以确定基督复临的确切日期，采用各种日期体系来确定 1843 年的界限和这一年里基督即将复临的具体时间。那一年间曾设定过许多时间。所设定之时间的落空并未减少大多数米勒耳派宣教士的希望和热情，因为他们相信基督必须在 1843 年复临。每次失败都让他们更靠近基督的复临，这意味着下次设定的时间会比之前的更有指望。这些期望被转化为一种积极的使命，警告他人即将发生的事件，因为他们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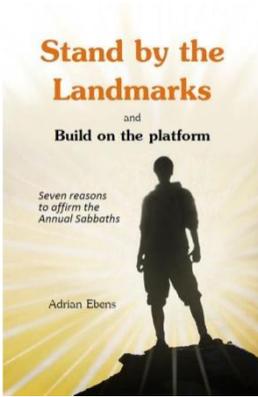
---

<sup>65</sup> 爱德森，MS（未完成），《经验复临运动》第二版，第 8，9 页。请比较：怀雅各，《生平》，第 180-182 页

到了自己拯救人类的责任。因此，这些时间的设定在宣教士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当 1843 年最终过去，而基督并未显现之时，米勒耳派信徒便经历了一次普遍的失望。对一些人来说，他们的宣教活动放缓了。对时间计算的进一步调整和对洁净圣所的研究（根据旧约基督大祭司在赎罪日的表号含义），导致了最重要的时间设定运动——七月运动——预言基督将在圣经派犹太年的七月初十，即 1844 年 10 月 22 日复临。带来宣教热情大复兴的这项运动，被视为真正的半夜呼声，并被解释为十童女比喻的应验。在令人信服之论据的刺激下，米勒耳派便进行了最后一次尝试，以宣告他们的警告信息。当基督没有在预言的时间复临时，第二次失望或大失望就成为了现实。

与此主题相关的小册子可以在该网站获取：

maranathamedia.com



### 站在地标旁

复临运动乃建立在启 14:12 的基础上，即那些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的人。从此基础上，这本小册子表明了与基督的义之理解的联系，即在顺服全部上帝诫命中表现出来的。

### What About the Feasts?



### 论节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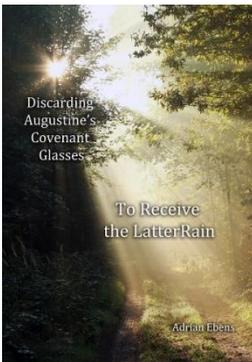
《论节期》一书回答了以下这类问题：

我们现今需要遵守这些律例吗？

律例里包括什么？

节期包括道德原则吗？

遵守律例才能得救吗？



### 抛弃奥古斯丁的 约的镜子

知道奥古斯丁发展的约的体系如何使人无法通过 1888 年宣讲的最宝贵信息得到晚雨。



## 七月运动，半夜呼声和圣经派信徒日历

自从使徒的日子以来，没有任何宗教运动比一八四四年秋季的运动更少掩有人的缺欠和撒但的诡计。就是经过了许多年，凡参加过那次运动而仍坚立在真理基础上的人，仍可感受到那次工作的神圣影响，并能证明那是出于上帝的。——《善恶之争》，第 401 页，第 3 段

我在家庭礼拜中祈祷的时候，圣灵降临在我身上，我似乎渐渐从这个黑暗的世界高而又高地上升。我转过身来想要看看世上的复临信徒，可是找不到他们，当时有声音对我说：“你再看，稍微往高处看看。”于是我举目向上观看，见有一条笔直的窄路，远远高过这个世界。复临信徒们正在这路上往圣城走去，那城就在这路的尽头。在他们的后面，就是这路的起点处，有一道明光；有一位天使告诉我说，这光就是那“半夜的呼声”（参看太 25:6）。这光照耀着全部路程，使他们可以看清楚自己的脚步，不至跌倒。他们若定睛仰望行在他们前面领他们走向那城的耶稣，就是安全的。——《早期著作》，第 14 页